

火红的柿子 摄影/沈海滨



## 清霜尽染柿红

撰文·供图  
杭悦宇

柿子熟了，红若焰，黄抹金，青的闪烁其辞。北宋诗人张仲殊曾赞美柿子：“味过华林芳蒂，色兼阳井沈朱。轻匀绛蜡裹团酥，不比人间甘露。”即便是在城里，一抬头的院墙上，或者一拐弯的街角里，不经意间，就能看到一枝横绿，满树火色。少雨的秋日，一夜细淋，本就蜡层薄薄的叶面，更是雾气弥蒙，坐在窗内，都仿佛能听见天井里，滴水敲砖的声音。

实在是平常至极的柿树 (*Diospyros kaki*)，因与“事”“世”等字谐音，古人便将诸多喜庆吉祥的内涵融入其中，如“事事如意”“事事安顺”等，老百姓常会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植一二。自喻为“柿园先生”的齐白石，好画柿并题字吉祥，尤其是青灰色的方柿。“数株红柿压疏篱”“墙头累累柿子黄”，成熟的柿子大多数是红的或者橙黄色的，因繁多的品

种而不固定。杭州西溪叫“火柿”的野柿子 (*D. kaki var. silvestris*)，是我所见过的最红的柿子，不枉此名。山西、山东有一种，当地叫“黑柿”，花、果均为黑色，比较稀罕，但和野生于海南西南部、植物名黑柿 (*D. nitida*) 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江南的秋山上，还能见到一种锥形小果，名老鸦柿 (*D. rhombifolia*)，橙红是那个橙红，吃口却不是那个绵甜，做盆景倒是好材。

柿子果顶部有4裂瓣花萼，到果实成熟时都不掉，吃时掀掉花萼，一捏果成两半，左右轻吸，倒也方便。花萼缘来花，看见就会想到一树轻风落下的柿花，淡黄色，也是4裂瓣，与4瓣萼片交叉排列。落地的花朵掀掉萼片，就成了两头通，用线串起，清香的花环，喜悦了小儿女的无猜岁月。自然状态下，常常早于柿果凋落的柿叶，深秋会变黄转红。栽培的柿树果实早早摘



上：野柿 下：老鸦柿

取，留下一树的霜叶，自是别致的秋景。《酉阳杂俎》载，柿有七绝：“一多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蠹，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滑，可以临书。”在《新唐书》中，真就记载了家境贫寒的书法家郑虔，以慈恩寺庙存放的柿叶，刻苦练书，艰难玉成。自此，柿叶七字吟情书，连东坡先生也“瓦池研灶煤，苇管书柿叶”。

吃法各式各样的柿子，品种各式各样，果实也各式各样。据说早年沿着南京城墙，很多自建的民房周边，有很多柿子树。住在民房里的老南京人，沿城墙摆出一溜盛满水和一定比例石灰的水缸，采下还是青涩的柿子，放在水中，几天后就可品尝脆脆的甜柿。庭院人家稀落的几树，则会等柿子在树上红透了再摘，多半不为吃而为赏，即便是鸟儿们啄烂半边，也有耐心日复一日等待。若是风雨中掉落了还没熟透的，或沿窗台

## 作者简介

杭悦宇，笔名六月牛，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多样性及系统演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系统与分类学、植物及功能基因演化。研究之余，自2016年6月创建个人公众号“草木悠家”，旨在进行植物与文化的科普。现任江苏省第九届科协委员，江苏省植物学首席传播专家。



柿子花



上：柿子饼 中：圆红柿 下：磨盘柿 供图/秦建（汇图网）

上排列后熟，或埋在米缸里捂熟。东北得天独厚的冰天雪地，人们将东方柿放在室外，低温冻成冰，再放入水中软化。在温暖如春的室内，将冻柿子开个口，用小勺子挖着吃，也可像吃过熟的稀成甜水的当季柿子那样，用吸管。

曾经在深秋穿行太行山，车窗外，每一秒都能看到高挑的红柿和红柿叶，配着暗红色的化香和灰绿色的杨树，不断刺激疲倦的精神，养眼无限。土房子的场院里，可看到一些砖块架或木架，排着削去外皮的柿子，估计是在晒柿饼，一种即可当主食又可当小吃的食品，极甜，有些还有白色的糖霜。柿子，这个中国250万年前就已有的植物，是北方农家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庄稼，从前救荒，现在致富。

“悬霜照采，凌冬挺润，甘清玉露，味重金液”。虽说是北方多，但柿子原产却是我国长江流域。从小看惯了江南一带的小方柿、圆红柿，才看到北京的磨盘大柿子时，惊叹不已。扁圆的果实，腰部具有一圈缢痕，足有小方柿的二三个大，有七、八两重，口感亦是不同于小方柿的鲜甜，而是绵厚，一个吃下抵半顿饭。以前秋季去北京，这是首选随手礼，近年来南京也能买到了。“野鸟相呼

柿子红”的季节，走到哪里，都能看到硕果弄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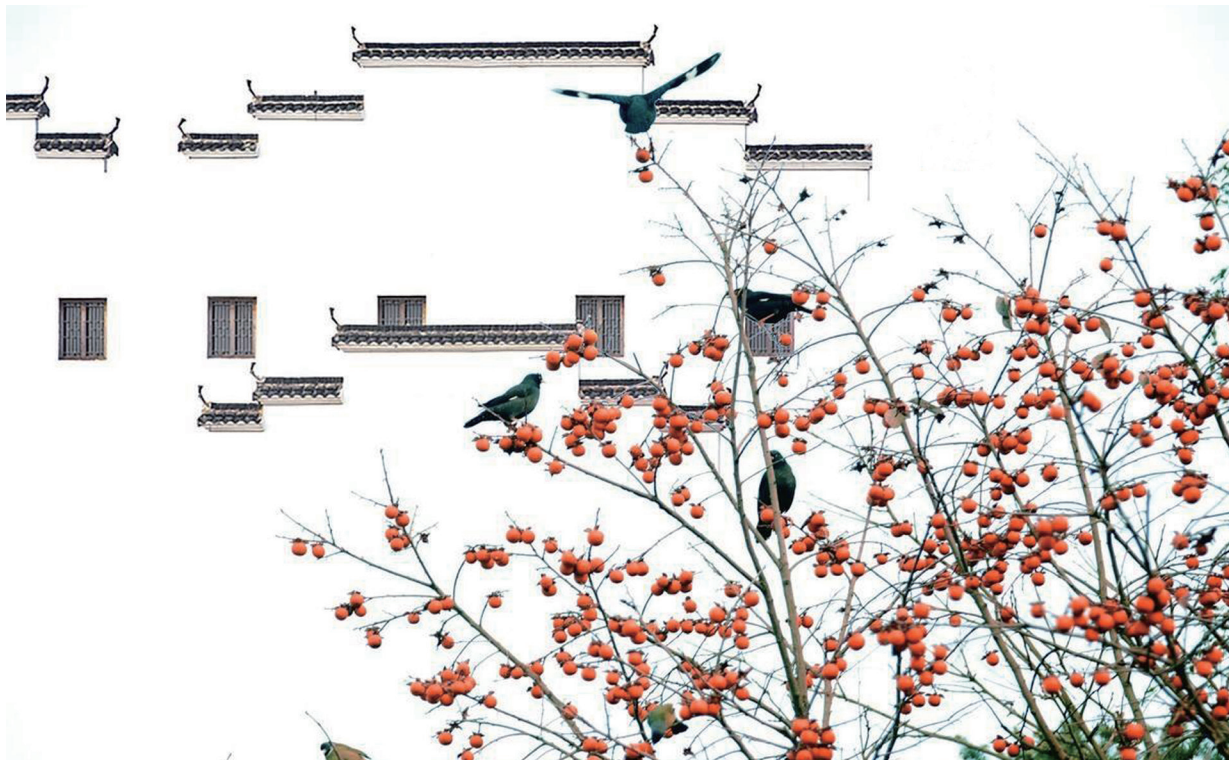
柿叶能制茶是早知道的，以夏秋叶为宜，去掉叶梗，抽掉粗硬的叶脉，开水杀青，切丝揉捻即成。据说日本民间素有饮柿叶茶的习惯，口味如何不知道，但既然成了传统，总有它的道理。嫩柿叶在民间居然还是食材，柿叶色拉、柿叶汁、凉拌柿叶、油炸柿叶、炒柿叶等，有流传但未查到出处，《救荒本草》没有收载，想必是饕餮老客的创新。“新将柿叶染秋衣”，柿叶可染黑，是古人皂衣染料之一，但真正的柿漆是用未成熟的柿子榨汁发酵而成的胶状物，制扇和制伞最多用。不过那种烟黑，仿佛是陈旧的墨迹，蒙了层灰似的。清代贡品的黑纸扇，桑皮纸扇面反复涂抹柿漆，才会乌黑透亮，雨淋不透、日晒不翘。

姑苏才子唐寅，有幅《金阊暮烟图》，题图曰：“霜前柿叶一林红，树里溪流极望空。此景凭谁拟何处，金阊亭下暮烟中。”阊门乃姑苏之西门，为具内城门、外城门、城楼、吊桥、套城之瓮城，元末重建城楼后，曾题额“金昌门”，故有“金阊”一名。想象着，当年四望郁苍苍的阊门，柿树林立，霜果满天，给“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抹上浓浓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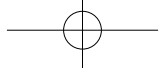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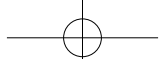
就像大红灯笼宜相配乔家大院的灰砖，而不服江南小庭的荫翳和潮湿一样，柿子树的美一定在北方。北京，去往八达岭、居庸关的路上，雾霭的天空、烟黛色的长城背景，跳出高出土墙的树杈，或结满红柿，或飘零丹叶，如同灰烬中的火星，有着生命的不甘和鲜活，随着黄昏晨曦，也有心安和宁静。而南方的柿树，更多的是花窗里的春绿、假山边的秋红，终究是不尽兴的。

（责编 桑新华）



上：柿子植株 下：房前屋后的柿子树 摄影 / 沈海滨





柿子丰收忙 摄影 / 沈海滨

